

告別方塊

呂秀蓮

——「尋找另一扇窗」五版序

「告別」一辭意味着幾許依戀，幾許傷感，却也有幾許悲壯，至少當我毅然決定闔起中國時報人間版方塊「拓荒的話」匣子時，心情便是如此。

儘管方塊生涯之始事出偶然，結束它却略費周折。踟躕踟躕，斷斷續續，前後二個多年頭，不知多少次我準備歇筆，不知多少次我復東山再起，其間曾經因病，曾經出國，當然還有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衷情，總之，我倦筆久矣。

何以倦筆呢？一因壓力太大，二因負擔太重。對於一個喜歡吟風弄月或者無病呻吟的人來說，有塊「地盤」或恰足以宣洩其情懷，對於一個喜歡阿諛奉承，見風轉舵的人

而言，專欄正是最好的敲門磚——遺憾我兩皆不是，我既無暇風花雪月，也無意投石問路。

我所熱衷的，無非在於「拿遞遞中的時空因素撞擊迷信中絕對不易的真理」，由於時空是遞遞的，真理於是沒有絕對不易，由於真理沒有絕對不易的，那些迷信真理的人或事於是便在我的撞擊之下乒乓作響，甚而惱羞成怒，我承受的壓力之大，於是無比了。

我所經營的方向，無非「觀念、習俗和制度的再檢討及重新肯定」，在此一方向內，「經過形而上的觀念批判與理論鋪敘，很認真地我談論到具體的事實；捨棄攻訐諷刺，很誠懇地我提出若干建議」，如此，我感覺到責任的重大，與乎負擔的沉悶。

雖然在讀者眼中，區區千字一文根本微不足道，於我却常有不勝負荷之慨，個人才疏學淺固有以致之，我耗盡心靈與心血去體味事事物物，去神交萬千讀者朋友，恐怕才真是心力交瘁的原因吧？

我常說「葡萄紅了就好，不必發紫」，一個人要能功成身退，適可而止，他方是知曉生活藝術，方能賞玩人生意境，我雖無功可成，總也嚮往人生意境，講究生活藝術的，那麼，在引吭高歌、曲與正濃時，忽地戛然而止，不也別具韻味嗎？

值此「尋找另一扇窗」五版，而另本方塊選輯「幫他爭取陽光」初版之際，作此喟嘆，讀者朋友可曾領會到我的欲語還休？